

戰地鶯花錄

李涵秋先生著



上海
新民圖書公司
發行

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一日五版

戰地鶯花錄全六冊

定價大洋三元

作者

江都李涵秋

校者

桐鄉嚴獨鶴

行者

朱耐吾

刷者

新民圖書館兄弟公司

發行所

上海麥家圈交通路口
新民圖書館兄弟公司

發行所

南京圖書儀器館

蘇州書店

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愛國小說

戰地鶯花錄

第二十一回 因溺愛抱恨入重泉 悔求婚含羞歸故里

那個林賓姑也是老天生材偏偏將他的眉目安置妥貼了些。又不幸遇着那個糊塗昏憤的祖母。又因爲迷信上面叫他改作女裝。他于是不知上進。便想藉他這副面孔處處思量去。偎香倚玉。一個趙瑜還不足。又加上一個蘭芬。由是胆子愈粗。心志愈大。以爲世間凡有些美麗女子。總該爲己所有。不料那個芷芬年紀雖輕。性情却與尋常女子不同。任你百般向他纏障。他簡直是個不聞不見。弄得賓姑沒法無奈。他淫心不死。可巧那一天蘭芬又拿着話來審問他。他一時高興。便吞吞吐吐的故意說成個已經同芷芬有了曖昧。其實他也不過要在蘭芬面前賣弄。弄那裏會想得到今天蘭芬轉和盤託出用着他審問賓姑手段。又來審問芷芬呢。依人問的法律。與上帝的裁判。那一柄九獅

寶刀便該照着賽姑腦袋。伶伶俐俐的劈做兩半。方才大快人意。無如那時候芷芳的刀剛剛舉起來。往下直劈。蘭芬見這模樣。頓時把酒都嚇醒了。三腳兩步躡至芷芳身旁。也顧不得甚麼嘴裏只喊了一聲。說妹妹這個可使不得。那一雙手便緊緊奪住芷芳臂膀。然則照這樣看起來。賽姑簡直是沒有性命之憂了。若使果然如此。豈不是更長了那一班輕薄少年的氣。燄以後格外要無緣無故去污蔑人家了。誰知那個當兒。蘭芬攔得快。芷芳的刀下去得也快。賽姑可巧還跪在地板上。要逃也逃不及。算是他人急智生。忙舉起雙手來。抱着頭。意思想用他這副腕去同那刀鋒放個對兒。看是誰長得結實些。說時遲。刀鋒離他的額角。祇差得一二寸遠。那時快。賽姑猛將頭偏得一邊。只聽得撲哧一聲。那面刀鋒已砍入賽姑的右臂穿的衣裳。又薄這時候就全虧着蘭芬奪住他妹妹臂膀的功效了。芷芳下手雖猛。終究被蘭芬牽掣着。不曾將賽姑的右臂砍斷。只見血雨橫飛。羅衫盡赤。樓內樓外。大家一聲吆喝。頓時鬧得沸

反盈天起來。賽姑那裏還顧得疼痛。知道禍事已成。不敢怠慢。忙忙的立起身子。趁他們姊妹忙亂之中。一溜煙躡得下樓。那個小婢蘋兒也不知他們爲甚緣故。忽然的會動刀動槍。不由一路喊得下樓。其時繆老夫婦尙未入寢。蘭芬的母親房裏還有幾位女眷坐在那邊閒話。聽見這樣消息。大家嚇得索索的抖。你攙着我。我扶着你。連外間的僕婦們都一齊擁到樓上。探問緣故。第一個便是繆老太爺大踏步跨入房門。只見他女兒芷芬臉上氣得鐵青。手裏還執着那一柄明晃晃的寶刀。左顧右盼。像是尋覓人的光景。要走又走不脫。因爲他姐姐蘭芬匍匐在地。使勁抱着他的左腿連哭帶勸。話又聽不明白。連忙吆喝着問道。好好的你們鬧的甚麼自家姊妹有甚麼話不可以好生講。得要這樣持刀弄仗。則甚。芷兒難不成是瘋顛了。芷芬眼見他父親進房。又看見衆多內眷都擁擠在一處。賽姑的影子又不知去向何方。才將刀擱在桌上。指着他姐姐向衆人說道。這都是我這好姐姐作成我的。他不知打那裏弄來一個喬裝。

的男子混入我的臥室罷了他又編派我好多污穢的話我原打算將這男子砍了然後再同姐姐講理他又護着他不敢我結果那廝性命那不是要將我硬生生的氣死了……說着也就潸然淚下這時候蘭芬見有許多人進來心裏又羞又急已經放開芷芳站在一旁只是嗚嗚咽咽的痛哭衆人雖然聽見芷芳這樣說法一時間總摸不着頭腦只管呆呆的互相廝望繆老太爺急道這話打那裏說起你說的這男子究竟是誰此時藏在那裏呢芷芳一面拭淚一面說道還有誰呢便是今天接來的那個林家小姐誰知他竟不是女子是裝着這模樣出來騙人的繆老太爺聽見這話不由怒髮上衝虎吼了一聲兀的向桌上奪過那柄寶刀從人叢裏去尋覓賽姑大家慌忙讓開來四下裏尋覓了一番那裏有賽姑的影子繆老太爺嚷着尋着趁着月光一徑趕至樓下衆多僕婢也就隨着下來早有一個僕婦尋至後面那個小院裏見後門業已洞開地上還有斑斑駁駁的血跡喊着說道走了走了你們看他不是打從這

一路逃出去的。繆老爺仔細向院中一望，見人已逃走沒處追趕，忍着氣重行折轉身軀，大踏步上樓，將刀攢在一邊，雙腳亂跳，喊道：「反了！反了！目前世界竟有這等妖人做出這樣怪事！」又望着芷芬說道：「好兒子，橫豎你也不會受了他玷污，我們也不怕這廝跑上天去。」他的老子現在督署裏做事，這是我知道的。我也放不了他，今夜且饒他再活一夜。明天我去尋他老子講話，他不將這無恥的兒子交給我辦，我也不得干休……繆老太爺一面說，一面氣得喘吁吁的，直摩着肚皮，嚷痛。芷芬也不開口，轉是芷芬的母親梅氏冷冷的說道：「我家庄兒呢？總算是有志氣的女孩子，他一經知道這樣事，他就使刀弄仗的鬧起來了。但是，我就不解了，我家大小姐自從在那鎮市上將這林小姐救得上船之後，難道到了今日還不知道這林小姐是男子不成……梅氏說這話時候，只管拿眼溜着范氏，不防這一句話轉提醒了繆老太爺，跳起來，嚷道：「不錯了，不錯了，蘭兒你既然知道他是男子，改裝怎麼也幫着他欺騙別人，不叫你

妹妹知道呢。我不知道。你是安的甚麼心兒。總而言之。你是打從我家嫁出門的。別的尷尬事體。料想幹不出來。但你不預先替他說明。你也算不得是個清白無私了。我且問你。他這喬裝。你幾時才瞧破他形迹的呢……繆老太爺接連問了兩句。蘭芬只不敢開口。只有抽噎哭的分兒。這時候論大家心理。都還明白。也不敢替他說破。座中惟有他母親范氏。格外氣得難受。回想今天早間。蘭芬在房告訴自己的話。說芷芬已經同人家男子有了曖昧的事。這不是分明指的賽姑。我一時糊塗。就不曾想到這裏。還百般地去告訴別人。如今弄出這般交涉。不想芷芬還是清白之躬。我這女兒。蘭芬却就不得而知了。梅氏太太他那話兒。分明譏刺着我們母女。幸喜老爺還不曾聽得明白。萬一再被老爺悟會出來。重行申飭幾句。我這面子如何得下。范氏越想越恨。忙忙的走至蘭芬面前。將他扯了一把。說道。你在這裏哭甚麼呢。你也是出于無奈。不見得早就知道這林小姐是男子改裝來的。你讓妹妹息一息氣。你還是到我房裏。

去安歇罷。早知道如此。我該不讓你們一齊上樓倒也罷了。蘭芬也知道他母親的用意。只得含羞帶淚。跟着范氏一齊下樓走去。此處那些親友內眷。想起日間范氏所說的話。大家暗暗議論。覺得天理昭彰。報應不爽。分明他是妬忌。芷芬不惜拿話去誣。他此時轉弄到自家女兒身上去了。大家又早知道。賽姑在陶公館裏住了。有好日子。都同蘭芬宿在一處。其中情形。不言而喻。然而這時候。却沒有人肯說出來。不免又勸慰了芷芬一番。然後將繆老太爺夫婦扯得下樓。繆老太爺口口聲聲。只要去同林耀華拚命。這且緩表。且說那個林賽姑。當時猛被芷芬一刀砍下來。並不覺得疼痛。只覺得右臂上像水一般。不知流出些甚麼性命。要緊。還怕芷芬刀鋒再下。人急計生。趁蘭芬攔着他。妹子時候。一溜煙。逕向樓底下逃走。本待向外間奔走。又聽得遠遠喧譁聲音。知道已有人報了消息。到內室去了。萬一瞧見他們。還怕被他們捕獲。驀然一個轉念。想到前次初上這樓。曾經看見後院裏有一道小門。通着外間街道。此時

也顧不得吉凶。穿花拂柳，一氣跑入後院。月光底下，看見那道後門。雖然關着，却不曾落鎖。忙走近前，拔開門栓。呀的一聲，賽姑便躡身而出。其時已有二更時分。所幸街上行人却不甚多。縱有些人瞧見他這樣打扮，覺得一個孤身女子，又沒人在後跟隨，心慌意亂的，匆匆直往前走，也就不免竊竊私議。賽姑也不理會，轉彎抹角，出了大街，方才認出路徑。此地原離自己住宅不甚遠。隨又一口氣跑到門首。門房裏坐着兩個爺們，忽然看見賽姑單身回家，大大吃了一嚇。忙趕着上前慰問。早見賽姑面色雪白，那一件淡青冰羅夾衫，上右邊已染着像猩紅一般。內中一個年紀老些的僕人，忙驚問道：「哎呀，小姐怎麼樣了？這不是被人砍下臂膀來了。」這句話不打緊，才提醒了賽姑，忽覺得右臂上疼痛非常，頓時嚶嚶了一聲，不由直跌下去。再也扶不起來，嚇得兩個僕人索索的抖個不住。連珠價叫起苦來。那個林福正躺在門房裏吸那烏煙，聽見外間嚷鬧，忙走近前探問。見這模樣，也嚷着說道：「這個如何是好？分明小姐在路。」

上遇見強盜了。這傷痕委實不輕。先前我們這裏早已打發轎夫去接。如何不見他們回來。轉是小姐獨自歸家。其中情事真個叫人測摸不出……正在互相驚疑。驚的看見門外四個轎夫抬着轎。一步一步顛的直望裏走。先前跟隨賽姑出去的那個小婢也是垂頭喪氣跨門而入。一眼見賽姑躺在地上。才掉轉頭向那些轎夫埋怨。怨道：「我的話如何依你們。還想在那邊老等。即使等到此刻。那裏去尋覓小姐呢。」林福見那個小婢還在這裏閒話。不由急着問道：「你們難道全是死的。怎麼有轎子不請小姐去坐。轉讓小姐孤身在街上行走。以至出了這件岔事。你們還款款的押着這轎子開心。如今小姐已經弄成這個樣兒。這種干係却不與我們相干。停會子看老太太可肯饒你……那個小婢先前還不知道他家小姐已受重傷。林福在那裏講話時候。他也不曾留心。及至走近賽姑身旁。一瞧見他血染衣襟。閉目無語。方才嚇得哭出聲來。說我那里知道呢。晚飯之後。我只見我們小姐同他家小姐坐在一處。後來便又同着

陶府大少奶奶一齊上樓去了。我剛在那幾位管家奶奶房裏坐着，不到半點鐘，功夫忽然聽見後樓上大鬧起來，說是他家小姐同我們小姐鬧反了臉。我們小姐氣得打從後門走了。這個當兒，他家老太爺同老太太們又都鬧得上樓，便有人告訴我叫我不必在這裏等候。小姐不如押着轎子回公館罷。這幾個轎夫不肯相信，還抱怨我說沒有的是。是我硬逼着他們回來，我以爲小姐回了公館罷咧。這膀臂上如何會有這樣傷痕呢……林福聽那小婢的話不由想了，想只管點頭暗暗說道：「我知道了，原來這傷痕並不是遇着強盜的他家小姐反臉的緣故。」照這樣看起來，大約可以不言而喻了。如今且不講別的，煩諸位弟兄們貴手先行抬過一張睡椅來，將小姐輕輕扶得上去。大家抬着送入上房裏，好讓老太太同少奶奶他們商量診治。這是遲誤不得的。衆僕人笑道：「林二爺又來取笑了。」小姐是位千金，平時我們都遠着他，不敢同他親近。這一會子不顧嫌疑，又叫我們動手動腳去抬小姐起來，萬一被老太太知道，

怕不要將我們罵個臭死。這位姐姐在這裏呢？叫他去扶小姐罷。林福笑着向他們睜了一口說道：你們休得取笑罷。甚麼千金呢？停一會子怕就要改成萬金了。我同你們拍一個巴掌。若不是小姐裝這千金樣兒，今夜也不會鬧出這大亂子。你們又明知小姐的根底，虧大家還忍心拿這樣話去奚落他。你看這位姐姐，只有索索抖抖的分兒，他那裏還有這力量去抱小姐？說不得大家辛苦將來在老爺面前，我自然會替你們說話。就是了。說得衆人都笑起來。於是果然在門房裏抬出一張睡椅，大家七手八腳將賽姑扶上椅子，一路吆喝着送進去了。那個小婢也淌眼抹淚的在後面跟着……且說林府有一種規矩，每逢林氏老太太將要就寢之前，幾個媳婦們必須到房裏走一趟，名目上是特請晚安，順便陪婆婆太太講幾句閒話，必定等到林氏上床分付他們各散。他們方才敢回寢室。今天晚上林氏因爲賽姑未曾回家，放心不下，便多坐了一會。先是舜華偕着玉青進房，林氏開口便問：可曾打發轎子去接賽兒沒有？

舜華笑回道：「轎夫早就去了，至今還不曾回來。想在那邊等候。賽兒耽擱了，林氏聽了，不由打從鼻子裏哼了一聲冷笑，說道：『依我的主意，便不打發轎夫去接也罷。』他們小姊妹們定然合得來。方才如此親密，管許他們那裏留着不放。我們巴巴的硬叫人去接，倒像別有用意似的一者。賽兒不大願意，二者。繆二小姐也不歡喜。這話却也難說。兒子是你們養的，我再出些主意，大約總不及你們主意的。好林氏說完這話，便就懶懶的躺在床上，免不得唉聲嘆氣。舜華剛待再拿話去解釋，不防書雲小姐已盈盈的走入房裏，見舜華同玉青坐在一邊，便笑着說道：『畢竟你們可曾打發轎子去接賽兒？不曾論時候也該回來了。怎生還沒有一點消息？一樣你們不曾分付轎夫單拿這話來哄我，亦未可知。』書雲小姐還待再往下說，舜華同玉青只管望他擠眉弄眼，又連連的擺手。書雲小姐悟出他們意思，連忙截住了，不再說甚麼。大家互相廝望，又默默的坐了好半晌。其時夜色沈沈，萬籟寂靜，壁上掛的那面大鐘，早鏗鏘的鼓了十

一下。子。書。雲。小。姐。見。林。氏。又。不。肯。睡。只。躺。在。床。上。不。大。理。會。他。們。知。道。林。氏。心。裏。不。大。快。樂。便。搭。訕。着。站。起。身。子。親。自。向。茶。桶。裏。倒。了。一。鍾。醃。茶。捧。至。床。側。低。聲。說。道。婆。婆。請。吃。一。杯。茶。依。媳。婦。們。意。思。還。該。早。早。休。息。了。罷。沒。的。失。了。眠。倒。值。多。了。賽。兒。早。遲。總。該。一。定。回。來。的。他。是。不。肯。回。來。轎。夫。他。們。總。不。能。陪。着。他。在。人。家。等。候。一。夜。話。未。說。完。林。氏。早。掀。起。身。子。憤。憤。的。坐。在。床。沿。上。指。着。書。雲。小。姐。說。道。沒。的。把。你。膩。煩。死。了。賽。兒。他。回。來。怎。麼。樣。不。回。來。又。怎。麼。樣。便。是。人。家。留。着。他。在。那。邊。過。一。宿。兒。道。不。得。個。便。有。甚。麼。意。外。變。故。發。生。出。來。像。你。們。這。樣。不。放。心。似。的。將。來。最。好。他。鎖。在。臥。房。裏。不。許。他。出。門。行。走。一。步。那。時。候。真。個。將。他。當。做。千。金。小。姐。看。待。起。來。纔。算。稱。了。你。們。的。心。願。我。總。不。信。他。就。同。繆。府。二。小。姐。……林。福。當。時。命。人。抬。了。賽。姑。自。己。也。顧。不。得。甚。麼。內。外。連。忙。的。三。脚。兩。步。跨。入。上。房。掀。起。林。氏。房。門。帘。便。在。林。氏。說。到。繆。二。小。姐。那。句。話。的。當。兒。猛。的。失。聲。說。了。一。句。老。太。太。我。們。小。姐。回。來。了。林。氏。笑。道。纔。說。曹。操。曹。操。就。到。

我剛在這裏提到他呢。你們就讓他進來罷了。又何必累及你林二爺巴巴的來告訴我們。林福又道：「小姐不是好好回來的。身上的傷痕很重，適才跌倒在門房外面，小的分付他們用椅子抬進來了……」林福剛說到這裏，已聽見外間吆喝聲音。那個小婢嚇得抖戰戰的，直向房門裏邊走入。林氏同書雲小姐他們驟然聽見林福這句話一點也摸不着頭腦，直嚇得各各站起身來向外邊瞧看。林氏連咬啣兩個字都叫不出來，連扒帶跌直跳下床。玉青忙上前一把將他攙着。這時候養姑已抬至房內，幸喜他還省得人事。雖然睡在椅子上，拿眼將他祖母瞧了瞧，不禁流下滿臉淚痕，想將身子坐起來。那裏能動，揮只有哼的分兒。林福早移過一張電燈來，向養姑身上照看。林氏一千人只見他右臂上染得通紅，那血跡淋漓，還一陣一陣的向外間浸沁。書雲小姐同舜華早放聲痛哭。林氏本來病體虛弱，受了這一重恐嚇，哭也哭不出一時氣，堵住了兩眼，反插上去，即刻平空栽倒。玉青支持不住，聽見撲通一聲，大家格外

驚慌哭着鬧着。又來攙扶林氏。其時內外人等都得了這個消息。大家都擁得進房。走上幾個女僕。從百忙裏將林氏抬得上床。捶的捶。捻的捻。好不容易才將林氏喚醒。一面命人去灌薑湯。舜華儘抱着賽姑一聲兒一聲肉的痛哭。書雲小姐忙忍住了眼淚。向林福說道。此時沒有別的法兒。你就快到督署裏去。將他父親請得回來。並告訴他父親。趕緊向醫院裏延聘一位西醫過來診視。萬萬不可遲誤。至於小姐今夜出的這事。究竟還不知爲的甚麼緣故。一面又喚跟隨賽姑出去的那個小婢。問他小姐好好在繆府上吃酒。怎生鬧出這樣事故。那個小婢只是哭哭啼啼的。依然將他在門房裏說的那番話告訴了書雲小姐。書雲小姐一時雖不完全明白。心裏却已猜到十分七八。只嘆了一口氣。也說不出甚麼。林福剛待出去。重又說道。大少奶奶也不必着急。小姐原是一個人逃回來的。我們先前還疑惑小姐在路上遇了強盜。後來經這大姐告訴我。說小姐原是在繆府上鬧出來的小的。這會子先到督署裏請老去。爺然後